

童年，不冷的冬天(组章)

■尚纯江

冬天到

“冬天到，冬天到，北风呼呼叫；小鸟钻进窝，小狗睡懒觉；我们小学生，天天起得早；蹦蹦又跳跳，身体暖和了。”

北风潇潇，天地寂寥。光秃秃的田野，光秃秃的树；光秃秃的枝桠在凛冽的寒风里吹“口哨”。

娘从木箱里拿出毛蓝布做的粗布棉裤、棉袄。

我穿上棉衣，唱起儿歌。

冬天，毛蓝布棉衣是我战胜寒冷的铠甲，童心是我刺穿寒冷的矛。

拾柴

田畴，路边，河畔，村旁，树上，树下，我寻找觅觅。

一柄叶梗，一片树叶，一根枯枝，甚至，一根枯草。

一枝一叶总关情。

在寒冷的冬天，树叶，枯枝，衰草，一切能够燃烧的柴草，就是我的春天。冉冉升起的炊烟，把童年的岁月蒸成“红薯的味道”；小屋的篝火，是我童年的歌。

捡起一把柴草，心里就升起一把火。

踢毽子

“喔——喔——喔——”

雄鸡屹立墙头，高傲的头颅迎着太阳，愉快地鸣啼，一身漂亮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我对它仰视。

它脖项上多彩的羽毛格外靓丽，让我羡慕不已；它引以为豪的尾羽，让我赞叹唏嘘。

夜里，我把手偷偷地伸进鸡窝，拔下它几根骄傲的翎。



一颗颗琉璃珠，圆溜溜，亮晶晶，在冬天的太阳下绚烂多彩，灼人眼睛。

我把一颗琉璃珠放在开阔的地面上，用脚踩出了一个凹槽。它叫“湖”，它是琉璃珠前进的方向。

食指弯弯，拇指弹弹，琉璃珠箭一般弹射，向“湖”进军。进攻“湖”，对方的琉璃珠就成为我的战利品。可我发现，对方的琉璃珠快要进“湖”了，我就用我的琉璃珠把它弹射出局。而对方，也在千方百计，把我淘汰出局。

如此搏杀，“战场”惨烈。

傍晚，我大败而归。我用勤工俭学挣来的几分钱买来的琉璃珠，尽数输去。琉璃珠，在一个冬天，成为我心中的痛。

弹琉璃珠

一颗颗琉璃珠，圆溜溜，亮晶晶，在冬天的太阳下绚烂多彩，灼人眼睛。

我把一颗琉璃珠放在开阔的地面上，用脚踩出了一个凹槽。它叫“湖”，它是琉璃珠前进的方向。

食指弯弯，拇指弹弹，琉璃珠箭一般弹射，向“湖”进军。进攻“湖”，对方的琉璃珠就成为我的战利品。可我发现，对方的琉璃珠快要进“湖”了，我就用我的琉璃珠把它弹射出局。而对方，也在千方百计，把我淘汰出局。

如此搏杀，“战场”惨烈。

傍晚，我大败而归。我用勤工俭学挣来的几分钱买来的琉璃珠，尽数输去。琉璃珠，在一个冬天，成为我心中的痛。

不过，有个冬天，琉璃珠在我兜里整日里唱歌。那年冬天，我的琉璃珠弹技赢得了小伙伴们尊敬。

打“碟溜”

一块榆木，或者柳木，杨木，抑或者一块枣木，加上一个架车子铛。木头塞于架子车铛，一头削得尖尖的。我用一根线绳为它上劲，掷于地上，它便飞快地旋转。然后，我用“鞭儿”狠狠地抽打，它就不停地旋转。

它是“碟溜”。

“碟溜”，就是现在人们口中说的“陀螺”。

我是一个陀螺。生活的重压，是缠在身上的绳索；人生旅途的坎坷，像抽打在陀螺上的绳子，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是真实的生活。

洋火枪

我期望着自行车“关键”时候掉链子。换掉的自行车链子可以用来做一支枪，一支可以打火柴杆的砸炮枪。

在一个冬天，我如愿以偿。我从一个小伙伴家里得到了一大截换掉的自行车链子。链子、钢丝、皮筋、木头，在手里吹起集结号，成为一支枪。纸砸炮是它的引信，火柴是我击向“敌人”的“子弹”。

我在腰里束上一根腰带：

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打败狗强盗，打败了蒋匪军……”

“啪勾”，我唱着歌。

砸炮炸响，“子弹”击发，“敌人”倒地。

一场“战斗”

不知从何时起，生产队牛屋前的垫圈土堆成了“上甘岭”。

我和几个小伙伴匍匐在“山顶”，手持木头手枪向山下“射击”，口中“啪勾”声声。

“敌人”在向我们进攻，我们誓死保卫“上甘岭”。“岭下”，“敌人”蚁般蜂拥，我们愈战愈勇。“战斗”竟日，我的毛蓝布棉衣“皮开肉绽”，“敌人”终于被击退。一件红秋衣做成的旗帜在“上甘岭”上高高飘扬。

凯旋的我，受到了奖励：父亲的几个巴掌，母亲的几声怨声。

晚上，母亲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，用一根针为我缝补衣裳，把飞扬的棉絮塞进绽开的衣服里。墙壁上，映出了母亲瘦瘦的身影。

(作者博客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9af39790101cssd.html)



碎片

■邵超

自大离失败不远，自信距成功很近。

过分的严谨，就是拘谨了。

随和是一种美德，随便是一个缺陷。

放松使人轻灵，放纵使人堕落。

被人可怜的人最可怜。

冷嘲热讽是一块试金石。被它绊倒而退却的人，必定是懦夫和弱者；被它绊倒而继续向前的人，必定是勇士和强者。

人人都有主宰自己命运的一双大手。只是有人掌握了它，有人没有掌握。

爬到树上摸鱼，一定不会有结果的。古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今天却有人继续往树上爬着……

贪得无厌空欢喜，适可而止收获多。

改过不吝的人最大方。

因道歉而低下的头颅，很快就会高昂起来。

影子歪了不要指责影子，要看自己身子正不正。回声低了不要埋怨回声，要看自己的声音高不高。

对懦夫来说，一次厄运就是一场灭顶之灾；对勇士来说，一次厄运充其量不过是一道沟坎。

福祸是一条变色龙。有时它是绿色的福，有时它是黄色的祸。所以我们要以变换的目光观察福祸、驾驭福祸。

一本书无论有多么精美，无人阅读放在那里也是一堆废纸。

即便不能成功，也有一千个不能毁灭的理由。

吃苦消苦，苦尽甘来。这是我从一家寺院里读来的一句禅语。经历苦难时，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它。我时常提醒孩子们：多吃些苦吧！乐从苦中来啊。

鸟飞返乡，兔走归窟。家乡永远是我们灵魂的慰藉和归宿。

愤怒是一匹失控的烈马。这匹烈马践踏的是冷静和理智，留下的是长串悔恨和懊恼的蹄印。

蠢人的眼里是傻子的世界。

一味追求快乐的甘霖，降临你头上的可能会是痛苦的淫雨。

预防大脑生锈的最好办法，就是每天思考着写一点东西，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行。

有人说，这个世界有两种悲剧：一种是得不到，一种是得到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乐趣，应该放在对得不到和得到之间的那些不懈追逐和征服上。转念一想，追逐和征服本身也是悲壮的啊。

诱饵和贪婪是对连体婴儿。没有贪婪，再诱人的诱饵也很难存在。

自卑是捆绑在鸟翅上的一个铅块。只要铅块存在，再好的鸟儿也难以振翅高飞。

清高的人不知道自己有多低，自卑的人不知道自己有多高。

蓝天欢迎雄鹰，也不会冷落麻雀。

迈过一道门槛，有的人仅仅用了一步，有的人却用了整整一生。

快乐原来是个唾手可得的事情。如你遭遇了一件撕心裂肺的事，惊恐之际却发现是个噩梦。再如当你烦恼的时候，有人投来一个浅浅的微笑。又如你用拿腔捏调的普通话给一个陌生人指了半天路，终于得到一句“谢谢”之后……

摆脱龌龊，忘却丑陋，我喜欢在荷的风景里行走。

女儿莫名其妙地问我，人生是什么？我思忖了半天才说：人生是一场经历。只是有人经历曲折，有人经历直接。曲折的经历是一种复杂之美，直接的经历是一种简单之美。

母亲·转运珠·儿媳

■刘艳杰

这是六年前的事了，如今想起，感觉欠娘很多……

记得六年前，时兴婆婆给儿媳妇买转运珠，据说戴在手上可以带来好运。“你婆婆给你买转运珠了吗？”这话听多了听腻了听烦了，听得我的脑袋也快要炸了。不知从哪个鬼地方卷来这股邪风。

单位里的十来位女同事只要聚拢在一块儿，当然我妻子也在内。她们左一句转运珠，右一句转运珠，句句不离转运珠。“这是我婆婆昨天给我买来的转运珠。”李敏伸出瘦长的手指，搁到王慧的眼皮底下，似乎在证明她的婆婆是如何疼爱她，“你婆婆给你买转运珠了吗？”

王慧谈起转运珠，更是唾沫星子漫天飞：“哟，你还问我，你已经落后了，我比你先进得多，一个月前我婆婆就给我买了。戴上转运珠的感觉就是好。就拿这次晋级吧，咱乡就两个指标，我都摊上了一个。你能说转运珠不能转运吗？”最后，这群女同事都把目光集中到张楠和我妻子的身上，因为只有她们俩还没有转运珠。

晚上休息时，妻子脸阴得能拧出一桶水来：“你看，单位里的女同事都有转运珠了，可我……”妻子对我娘不满了。

我劝妻子：“你不要和人家比，啥转运珠不转运珠的，依我看纯粹是商家炒作，‘苦了天下娘，富了无数商’。要是真的能转运的话，我都给你买罢了，还需要让咱娘给你买吗！”

妻子辩驳道：“转运珠都是婆婆给儿媳妇买的，哪有老公给媳妇买的！否则就不灵验了。”

接下来我劝妻子一句，妻子就反驳我一句，我只好甘拜下风，答应让娘给她买转运珠。可我当时就后悔了。

娘当时已经62岁了，和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乡下种地，平时省得连棵青菜都舍不得买，吃酱豆、砸蒜泥、腌萝卜干儿。娘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五人拉扯大，供我们上学，给我们盖房子，又给我们娶上媳妇，多么不容易啊！我说啥也不能让娘出钱给我妻子买转运珠，不孝啊！

第二天我向妻子编了个瞎话，骑上电动车回到了距单位20余里的乡下老家。到了家里，娘问：“小孙儿自豪好吗？自豪他妈也好吗？”我说都好哩，娘这才放下心来。我把娘拽到堂屋，娘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忙说：“孩子，天这么冷，回来是不是有啥事？快告诉我。”

我从钱夹里掏出100元钱递给娘，娘没等我解释就把钱推了回来，瞪大眼睛说：“孩子，你这是弄啥，娘又不缺钱花！”我说：“娘，我给你这100元钱是让你给自豪妈买转运珠的。”娘说：“啥转运珠？我咋没听说？”我说：“娘，你可能还没有听说，现在都时兴婆婆给儿媳妇买转运珠，儿媳妇戴上婆婆给她买的转运珠，就可以事事顺心。自豪妈在我面前嘟囔了多次，所以……”我说完把手中100元钱硬塞给娘。

隔了两天，娘就来给妻子送转运珠。虽然时值冬季，娘来时已是满头大汗。妻子见娘来给她送转运珠，当时便喜不自禁，连声说：“娘，你真好，你真疼你的儿媳妇。”

娘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食品袋，轻轻地放在桌子上，说：“这是咱家里的鸡下的蛋，无污染，你们留着吃吧。你们忙，我回去了。”我说：“娘，你再多歇会儿，急啥！吃过午饭再走吧！”娘说：“不了，我还得赶紧回去，上你大嫂、二嫂、三嫂和四嫂那儿呢。”娘连口茶水也没顾得上喝一口，就匆匆地离去了。

妻子戴上娘给她买的转运珠，蹦着跳着唱着上班去了。我解开娘放在桌子上的食品袋，一枚枚白花花的鸡蛋映着从窗格子投进来的阳光，晃得我的眼睛酸酸的。我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搁在坛子里，当我从食品袋里拿出最后一枚鸡蛋的时候，我惊呆了——下面压着一张100元钱。

我双手哆嗦着把这100元钱拿出来，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……

第二天清早，我去上班的路上恰遇老家的堂叔。堂叔说：“你们知识人的规矩真多。前天你爹和你娘拉着架子车，来回折腾了好几趟，才把家里的十来袋玉米卖了，凑钱给五个儿媳妇买什么‘转运珠’……”

我傻傻地看着堂叔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(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2815740754>)